

肇論新疏卷第五

杏六

五臺大萬聖祐國寺開山住持 釋源

大台馬寺宗主贈都國公海印開法大師長講沙門 文才述

論荅曰聖人無無相也

舉聖總遣

論何者徵若以無相為無相無相即為相

無相雖無若心有所住即為相矣焉成無相智論二十六云若無相中取相非是無相學般若者住有為有火燒住無為無水沉水火雖殊滅身無異若有無俱捨中道

不存是謂住於無所住矣

論捨有而之往無譬猶避峰而赴壑俱不免於患矣

避有住無猶如一人患危峰險峻翻身赴於溝壑不知溝壑墜墮亦可傷身故中論

云大聖說空法為離諸見故若復見有空諸佛所不化以著有之見易除著空之見難治如火出水中病因藥起

論是以至人處有不有居無不無雖不取於有無然亦不捨於有無

處有下二句謂常居有無了無所住亦不起有無之見雖不下二句縱成前後不取不離真無住之般若也

論所以和光塵勞周旋五趣寂然而往怕爾而來恬淡無爲而無所不爲

此約悲智相導以顯無住初白文同老氏彼云和其光同其塵今借彼文以明權智涉有化生周旋者謂周遍迴旋也往者往五趣故即靜而動也來者復涅槃故即動而靜也謂不出生死恒復涅槃了知生涅槃

無二際故寂然怕爾恬淡義皆相似意云以悲導智而往五趣周遍化生無所不爲然正方便時智即導悲見生界空度無所度故言怕爾而來恬淡無爲此如宗中悲智相導一念之力權慧兩具處說

音六

論難曰聖心雖無知然其應會之道不差是以可應者應之不可應者存之

此難權智生滅先立理也因前辨析已許二智不住有無然其下權智應機之時大小無差機熟爲可應未熟者與作得度之

緣故云存之

論然則聖心有時而生有時而滅可得然乎
正難也謂應時新生感謝息滅許如此不
論答曰生滅者生滅心也聖人無心生滅焉
起

前二句明妄謂諸心心所實託緣生從因
緣故墮在生滅聖心反此謂三際已破四相
兼亡剎那不萌何容生滅邪問若爾應無
心邪下通云

論然非無心但是無心心爾又非不應但是

不應應爾

花嚴明佛智廣大金光談如智獨存豈曰
默然如空無知無照無心心者有一非矣有二種有
故二寂而能照故問無心之心應不應機
邪答又非不應等後得無私但隨感而現

查六

三

現無現相故云爾爾即前云功高不仁等
亦可即寂故不應即照故應以今不應之
應顯上無心之心上体此用

論是以聖人應會之道信若四時之質實直
以虛無為体斯不可得而生不可得而滅也

大權利物是唯無感感之必應信若四時也直者正也虛無者語借老氏謂般若之體妙湛絕相曰虛永盡感取曰無斯不下結成賢首大師云非生非滅四相之所不遷謂既以至虛為性則感來非生感謝非

滅故云不可得等

論難曰聖知之無感智之無俱無生滅何以異之

此辨真妄宛殊而云俱無俱無則同無生滅智惑何分

論答曰聖智之無者無知感智之無者知無其無雖同所以無者異也

聖心無知無感取知見等相故感智知無謂妄知緣生其性本空故其名雖同其義實異亦猶真俗皆諦諦義元殊

論何者夫聖心虛靜無知可無可曰無知非謂知無感智有知故有知可無可謂知無非曰無知也

謂聖心遍計已斷識相亦滅更無妄知之體可今無之但可稱云無知遮也非謂知

無者表也於永嘉云其性了然故不同於木石謂覺照炳然光遍法界豈曰知無故荷澤云知之一字衆妙之門花嚴十首問佛境界智佛境界知清涼釋云知即心體智即心用此論智知體用雙舍爾惑智下

反前可思

其

四

論無知即般若之無也知無即真諦之無也若妄知對於妄境妄知亦心今以般若照之妄知性空即是真諦之境如前云五陰清淨是也一心一境二相歷然如何但認

空同不觀心境各異

論是以般若之與真諦言用即同而異初言寂即異而同次同故無心於彼此釋異故不失於照功釋前是以辨同者同於異辨異者於同三俱斯則不可得而異不可得而同也

四非

此中具有四句但文隱難見今具出之今無餘惑初句承前雙標心境為寂用同異所依之法體心境法也寂用義也同異但料簡寂用爾言心境者即智而如境也即

如而智心也不二而二體用恒殊二而不
二心境一貫花嚴回向說未有如外智能
證於如未有智外如為智所證今論中言
寂即如也言用即智也正由如智同源體
用一致故得同異自在四句全現體用非

查六
五

異曰同非一曰異已知大義言用下第一
句即同而異者謂即體起用用與體殊下
躡釋云異故不失於照功言寂下第二句
即異而同者謂攝用皈體體與用一下躡
釋云同故無心於彼此彼此目心境也是

以下第三俱句雙攬前二成此第三爾是
以辨同者牒前同句具云是以辨異而同
者以其但同於異故云異而同蓋即異而
同也辨異者牒初異句可準前說亦即同
而異也二句同時斯則下第四非句承前

第三而成以同於異故非同異於同故非
異具云不可得乎異而同同而異也下寂
用各辨中但叙前二句以後二句從前生
故
論何者內有獨鑑之明外有萬法之實萬法

雖實然非照不得內外相與以成其照功此則聖所不能同用也

釋前第一句以心為內以境為外獨鑑者無二之照故萬法之實者實者實謂真實諸法實相故又空亦名實緣生性空故前云實相性空緣會一義等上列心境萬法下明智證理唯甚深般若能照蘊等皆空也內外下謂如如之境待般若以證亦由證境成般若之功此則下結成異句論內雖照而無知外雖實而無相內外寂然

相與俱無此則聖所不能異寂也

釋前第二句此中內外俱無如智雙泯寂亦不立假彼寂同以遣其異異既遣矣淨同果海唯證相應非思非議文義可解

論是以經云諸法不異者豈曰續危截鶴夷

平岳山盈查六滿六壑然後無異哉誠以不異於異

故雖異而不異也

初句牒經大品遍學品云諸法無相非一相非異相若修無相是修般若等此中略引一句也豈曰下引事會釋鳥屬脛短

者鶴脰長者意云諸法差別如鳧短鶴長等然性無不空空故不異不待續截夷盈然後平等亦文借莊子彼云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誠以下不以諸相為不異但以性空平等故不異也

論故經云甚奇世尊於無異法中而說諸法異又云般若與諸法亦不一相亦不異相信矣

大品六喻品云世尊云何無異法中而分別說異相又云下大品照明遍學品云諸

法無相非一相非異相合亦無所合初段不分心境即同而異後段心境相對非一非異雙證前文信受者聖教為度量故亦見法無疑故

論難曰論云言用則異言寂則同

舉前文為疑起之因

七

論未詳般若之內則有用寂之異乎

疑聖心准一如何復有寂照之二二則非一一則非二故成相違

論答曰用即寂寂即用用寂體一同出而異

名更無無用之寂而主於用也

初二句相即顯一次二句釋成非異正因相即所以非異同出下語借老氏亦非寂用復有同出之源但論主巧用彼文不可隨文取義後二句謂即用之寂與用為體

豈有用外單寂而來主於用邪主猶體也亦合云又無無寂之用以賓於寂約體用重輕假分賓主

論是以智彌昧照逾明實神彌靜應逾動權豈曰明昧動靜之異哉

心用之外了無寂境故此但屬般若成立本論也謂二智皆即寂而照正照而寂豈曰下會皈一致前約寂用非二荅成一體此約權實一心寂照雙含實相般若該心境融真妄總萬法括二乘未有一法非實

相也

論故成具云不為而過為權寶積曰無心無識無不覺知實

成具即經正文

論斯則窮神權盡智實極象外之談也即就

之明文聖心可知矣

通結上文謂窮二智之玄理盡物外之清
談也明文者謂前所引聖教依教出理般
若之道可知悟也然上九翻問荅皆決擇
前宗但初翻揀彼儒老不矜不恃遠非般

查

八

若中間七次或權實雙明或二智殊辨或
境智合說或同異料簡至於第九寂用同
源皈般若之極致爾

劉公致問

致至也說文曰送詣也諸說公名程之字

仲思彭城人漢楚元王之裔外善百家內
研佛理與儒者雷次宗宗炳周續之等皆
當代名流事遠公於廬阜稱十八賢精結
蓮社時龍光寺生法師入闕就學於什公
因與論主莫逆生公南返乃以前論出示

廬山社衆遺民覽之歎曰不意方袍復有
平叔因以興問實曰起予瑤和尚云雖跡
在依遺民亦得遠公之深意

論遺民和南項餐味微美聞聲去有懷遙佇立久
歲末寒嚴体中道如何音信寄壅隔增用抱

蒞弟子沉痾病草澤澤常有弊瘵病爾因慧
明道人止游裁通其情

遺者逸也謂野逸散民比跡虞仲夷逸亦
自號也公亦嘗為牋桑今值桓玄僭逆初
萌乃歎曰晉室無磐石之固蒼生有累卵

之危因去廬山辟命弗顧九太尉劉裕見其

野志冲邈乃以高尚人相禮云和南者天

竺敬禮之辭項餐下名達曰聞謂近味美

名遠懷思慕久立遠望也本傳佇作仰字

蒞者積蓄不通也時南北兩國故音信難

永樂北藏

肇論新疏

通增其蒞積爾沉痾下謂陸沉病身於山
林草澤之中更嘗有弊困之病也

論古人不以形跡致意淡悟涉則親是以雖

復江山悠邈不面當昔年至於企懷風味鏡

鑒心像跡而悅之勤良以深矣緬遠然無因

瞻霞永歎順時愛敬希因行李數頻有承

聞

引古量今妙契一貫豈以地殊而隔悟同

則親是以云企懷謂劉公企仰而懷思也

風味謂肇公德風道味像跡即上風味影

第一八六册

像蹤跡也鏡心謂鑑於劉公之心因此佇
立而悅慕勤勤不忘無因者無由一見也
但遠望秦中煙霞長歎爾行李游人也聞
謂音問當遇行人今我頻承師之音問

論伏願彼大衆康安和外國法師常休慶納

祝也外國法師什公也

論上人以悟發之器而遭遇茲淵深對想開
究之功足以盡過半之恩故以每惟乖差闕
遠憤媿何深

悟發者謂遇什公明悟開發也淵對指什

公開究下謂開解窮究般若之道想足盡
了過半之思意云已盡過半語用繁辭謂
悟極聖心也故每下劉公每思南北乖違
踈隔不親一見憤媿深也

論此山僧清常道戒彌勵勉禪隱之餘則唯

研唯講恂恂敬穆穆和故可樂矣

一所棲同處二居戒甚勉三禪定隱跡四
禪外講學五相敬相和略張四行六和備
矣

論弟子既已遂宿昔心而覩茲上軌感寄之

誠日月銘至

謂已果昔日棄世之念又遇法社上妙軌
範感心寄託之誠皎然不欺唯指日月可
以銘記之至到也亦擬春秋諸侯盟誓之
辭中吳源公云誠心銘刻明如日月瑤本

至作志甚通

論遠法師項恒履宜思去聲業精詣至乾乾宵
夕自非道用潛流理為祥遇會孰能以過順
之年湛氣若茲之勤所以憑慰既深仰謝逾
益絕

永樂北藏

肇論新疏

履宜者謂履踐道侯相宜順也思業謂禪
思行業乾健也易初卦云終日乾乾是以
健德匪懈晝夜勤勤予近稟灌頂上師
著思吉剎卜元言法救行道精健兢兢宵
夕學廣德高叔世一人也自下非正歎謂遠

查

十一

公如斯乾乾蓋神智證理即道之用潛注
流行故能爾爾過順者孔子自謂六十而
耳順今謂遠公六旬已上人也所以劉
復自叙意云謂遠德高廣所以托身慰心
亦深恩大難答致今仰德報謝其路尤絕

第一八六册

論去年夏末始見生上人示無知論

論才運清俊旨趣中沉允深推涉聖文婉美

而有飯披味慙慙不能釋舍手

論真可謂浴心方等之淵而悟懷絕冥之肆者也

謂論主澡浴心智於方廣海中絕冥者至

深也肆之肆謂悟徹深性處

論若今此辨論遂通則般若衆流殆將不言

而會可不忻乎可不忻乎

理非廣略學貴樞機樞機入手衆流普會

豈可不悅悅之又悅故再言也衆流指八部般若

論然夫理微者辭險唱獨者應稀苟非絕言象之表者將以存象而致乖乎意謂答以緣求智之章婉轉窮盡極為精巧無所間然矣

初旬雙歎辭理謂所詮般若微妙今能詮論辭嚴峻次句歎論主獨唱如雪曲唱孤令和者亦鮮苟非下反推也唯忘言者會旨存象者乖趣意謂下舉論以難婉轉猶展轉也間然者同論語禹吾無間然矣彼

釋問謂問厠盖其理完密無有間隙可厠入也

論但暗者難以頓曉猶有餘疑一兩也二今輒題之如別想從容之暇閑復能粗略為釋之

從容舉動也如別者謂問在書外今合之

真

士

也

論論序云般若之體非有非無虛不失照照不失虛故曰不動等覺而建立諸法下章云異乎人者神明故不可以事相求之爾又云用即寂寂即用神彌靜應逾動

序者指問答已前論文下章下兩段舉問

答中第一第九

論夫聖心冥寂理極同無實不疾而疾不徐權而徐

徐疾文借莊子彼云徐則甘而不固疾則

苦而不入

論是以知不廢寂寂不廢知未始不寂未始不知故其運物成功化世之道雖處有名之中而宛與無名同

初四句通叙前文寂用一致故其下承前

叙神彌靜等二句謂權智運物建化世之功時雖居有名之中以有名之世性空即是實智即無名之理二智無殊也有名無名文出老氏彼云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真

十三

論斯理之玄固實常所迷昧者矣

謂至理玄妙我實迷昧而未入也上乃就

許下方致問

論但今談者所疑於高論之旨欲求索聖心

之異

遺民欲難托於衆情故云但今等疑寂用非二之旨以求權實兩殊

論為謂說窮虛真極數妙盡冥符合邪謂將心體自然虛怕獨感存邪

餘本虛作靈字瑤作虛字今從之問意云

論稱寂用相即為一者謂般若之用證窮

真諦之虛斷盡俗諦之數妙盡冥符為一

邪此難實智冥真為一謂將下自然者謂

般若之用不在窮虛極數當體虛怕無相

獨存為一邪此難疑無權智言獨者不應

群機故二邪字疑而審之之辭下雙關

論若窮虛極數妙盡冥符過則寂照之名故是定慧之體爾若心體自然虛怕獨感過則群數之應固實以幾近乎息矣

若實智冥符為一何故前云寂照之二以

寂即是定照即是慧故依此求心心應兩異又若智體虛怕獨存為一應不會於群數之機既獨存不應何故前云應逾動若許應動自合實外別有一權智以冥本寂時更不能應故若如是者二心宛殊幾息

等言文借周易彼云乾坤或幾乎息矣

論夫心數既玄而孤運其照神淳恬化物表而慧明獨存

文總四句亦承前潛難無知也初二句難實意云心與事數既妙盡玄寂可許無知

真

十四

不合云孤運其照存照則有知矣後二句難權意云神既淳靜於物外應不對機唯慧明獨存可許無知若許應會豈非知乎此文尤隱詳下答辭方可圓解論當有深證可試為辯之

深證有二義一論主證解二深經證據

論疑者當以撫會應機觀觀變動之知不可謂之不有矣而論音云本無感取之知而未釋通所以不取之理

此難權智有取意謂實智妙盡冥符不取

可爾權撫物機應大應小觀物變動此知定有已上按定而論旨下舉論以難理合有取論反謂無未通不取之理也

論謂宜先宗聖心所以應會之道為當唯照無相邪為當咸覩其變邪若覩其變則異乎

無相若唯照無相則無會可撫

先可依二諦之境楷定聖心若言心一者假今權智應動觀物之時為唯照物空無相邪為照俗動有相邪若覩下出違若觀相撫會定失無相若唯見無相却失撫會

也聖心唯真一定應得一失十五一若今二諦俱

得理合權實兩殊

論既無會可撫而有撫會之功意有未悟幸復誨之

初句承前後句明違設許無會聖心是一

復次違論如前云功高二儀無不為等後

二句違而請通也

論論云無當則物無不當無是則物無不是
物無不是故是而無是物無不當故當而無
當

叙前正論以發疑端下正難之

論夫無當而物無不當乃所以為至當無是
而物無不是乃所以為真是

既云無不當宜其至當也真是例之

論豈有真是而非是至當而非當而云當而

無當是而無是邪

是當之義已如前說但劉公舉前文已是
已當後復云當而無當等不知復拂是當
之跡文如矛盾義符膠漆依名定理有是
問也

論若謂至當非常當真是非常是此蓋悟惑
之言本異爾固實論旨所以不明也

恐救云我言無當無是非是沉常是當故
云當而無當等劉復云若謂爾者此蓋悟
者謂至當真是迷者謂常常是本自異

爾何須說云當而無當等邪依此訓無者非也固論下直非論意恐滯於是當故拂之劉公却取為至當真是心有所住非般若也見下答辭

論願復重喻曉以祛除其惑矣

惑不從師而解其於惑也終不免矣去

論論至日即與遠法師詳省之法師亦好相領得意但標位似各有本或當不必理盡同矣

好相領者深許可也本傳云遠歎未嘗有

也得意者蓋得作者之意也標位下謂標指般若宗位師承各有源本其理不必盡同良以一心之上恒沙義相專門受業非全同也瑤和尚云遠宗法性什宗實相但眼目殊號爾

論項兼以班布諸有懷屢數有擊其節者而恨不得與斯人同時也

不唯與遠公詳省又示諸懷道者亦數有和而許者廬山名士高人如慧持慧永輩非少而和者固非聊爾節者樂之音節

若令之擊板以節樂也

論主書答

書復前書答釋前問

論不面在昔佇想用勞慧明道人至得去年
十二月疏并問披尋返覆欣喜若暫對涼風

真

七

屆節項常如何貧道勞疾多不

佳好爾信南返迴不悉詳

昔不相面但企想勤勞慧明付遺民書者
暫對者因書見意暫如面對貧道者古之
沙門謙稱亦少有病疾或勞心而得是故

云爾書式有二幅三幅此廣略二幅爾略
今先知大況故

論八月十五日釋僧肇疏答服像雖殊妙期
不二江山雖緬遠理契則隣近所以望途致
想虛憐懷有寄

初二句舊說連前今詳義意合貫廣初題
言疏答即通答前問故也次二句形像衣
服儒釋兩殊玄妙飯期終無有二亦殊途
而同飯也次二句謂南北雖遠妙理唯一
契之則近後二句既理契即隣故南望道

途而興想也

論君既遂嘉善遁隱之志標越俗之美獨恬

事物外歡足滿方寸每一言集何嘗不遠喻

晚林下之雅詠高致趣悠遠然清散未期厚

自保愛每因行李數有承問

初四句但叙前書云既已遂宿心等嘉遁

即周易遁卦九五之辭每一言集者謂肇

公與南來之人一言集會也何嘗下長讀

至雅詠絕句林下者指廬山林下雅詠者

即廬山社衆所作歌頌如念佛三昧詠等

意云論主凡遇南來雖聊爾一言集會彼

人未曾不遠誦廬山諸公雅作歌詠以相

曉示也因聞雅詠見諸公高趣悠然而遠

如下云君與法師應數有文集因來何少

大底二晋文章句讀多難請詳清散下可

解

真

文

論願彼山僧無恙餘亮切憂道俗通佳 蓮社

名流僧俗兼有論承遠法師之勝常以為欣

慰雖未清承然服膺心高軌企佇之勤為日

久矣公以過順之年湛氣彌厲勤養徒幽品

抱一冲深谷遐邇仰詠何美如之每亦翹足想一隅懸庇塵霄岸際無由寓盡敬致慨良深

清承下未能稟承遠公之清範然於高軌已服心皈仰所以企立仰慕時亦日义公以下但叙前書抱一者守道也不獨景仰之而又歌詠之也每亦下自叙一隅者以晋在東南故論主每想廬山德化如懸蓋天際蒙其清蔭但江山遠阻盡敬無由致今感慨深也

永樂北藏

肇論新疏

論君清對終日快有悟心之歡也

但欲寫敬恨我無因君獨清對終朝悟心之歡快哉多矣

論即此大衆尋常什法師如宜一草堂義學俊彥五百衆總三千論秦王道性自然天機

查

九

邁俗城漚三清弘道事務由是異典勝僧方遠而至靈鷲之風萃集于茲土

謂秦王好法之心出自天然機亦性也謂聰睿之性高出俗主觀通鑑姚興雖例五胡實亦英主城漚下謂護持於法如城如

第一八六册

漸由是下德既如是善必相應異典勝僧
 方且不遠萬里而來也略如下示法門勝
 事無出斯時似移鷲嶺之風集于此土晉
 書什傳云羅什入關人從化者十室而九
 論領公遠舉乃千載之津梁也於西域還得
 方等新經二百餘部請大乘禪師一人三藏
 法師一人毘婆沙法師二人什法師於大石
 寺出新至諸經法藏淵深曠遠日有異聞禪
 師於瓦官寺教習禪道門徒數百夙夜匪不
 懈邕邕和肅肅敬致趣盡可樂矣三藏法師於

中寺出律藏本末精悉詳若觀初制毘婆沙
 法師於石羊寺出舍利弗阿毘曇梵本雖未
 及譯時問中事發言奇新
 領公者支法領也據遠公傳似遠公弟子
 亦遠公使之今去西域花嚴梵本等皆此
 師尋至恨無正傳花嚴大鈔略述元由請
 大乘禪師者即佛陀婆陀羅此云覺賢據
 本傳智嚴所請以賢學禪業於罽賓佛大
 仙嚴亦學此固請賢行以傳其事弘始中
 入秦於瓦官寺教習禪道江南慧嚴慧觀

關中玄高等皆從師受論主亦在中矣三
藏一人即弗若多羅也本傳云罽賓人備
通三藏姚興待以上賓之禮今譯十誦功
及兼半而亡曇摩流支續譯方終毘婆沙
法師二人者曇摩耶舍曇摩掘多也俱載

查其

二十

梁傳不繁引之出新下或自賈楚文或支
公取得者本末等者本謂四重未謂餘篇
新譯精詳如見如來初制之戒也餘文可
解
論貧道一生猥叅嘉運遇茲盛化自恨不覩

釋迦祇桓之集餘復何恨而慨不得與清勝
君子同斯法集爾

論主自慶也明時難遇而遇正友難逢而
逢方等深窺律論遍觀遭遇既盛感慶良
多但恨身不廁於祇園目不接於聖彩同
列身子共聽圓音而慨下前歎自己不得
清承於遠公此慨遺民亦不能美預於嘉
會然觀二書似各闡美於一方然亦兩宣
其實也郁郁陳跡燦於傳記流芳表世何
其寥寥

論生上人項在此同止數年至於言語之際
 常相稱詠讚中途路還詞緣切南君得與相
 見未更近問惘悒何言威道人至得君念佛
 三昧詠并得遠法師三昧詠及序此作絕興
 寄既高辭致清婉能文之士率稱其美可謂
 游涉聖門扣玄關之唱也君與法師當數有
 文集付來何少

生公入關依什數載與論主同止亦頗讚
 遺民也不得終世相友故云中途迴南君
 得下謂生南去亦飯廬阜故復相見更再

也近亦未再承於書問也惘悒下慨慕良
 多口不容言也傳說通情則生融上首精
 難則觀肇第一良以駢肩八俊聯衡十哲
 同氣相求同聲相應二人莫逆千古共談
 威道下蓮杜修西方行故諸賢作念佛詠
 杜主亦作又制序也威公南來附至關內
 此作者指詠及序也興比興也寄托也致
 猶理也謂所寄清興既高亦令辭理清婉
 婉美也能文下謂關中善文什之人皆稱
 其美可謂下論主讚之謂作詠衆賢優游

如來之門庭扣擊玄關之唱詠君與下因見詠序宜多有文集何故來者少邪

論什注師以午年出維摩經貧道時預聽次

參承之暇輒復條記成言絕句以為注解辭雖

不文然義承有本今因信持一本往南君閑

詳絕句試可取者

午年者即弘始八年丙午也出維下謂什

公且譯且講論主參譯而聽及承稟之暇

輒有條貫記錄什公已成之言注解一經

蓋謙也師序云余以暗短特預聽次雖思

乏參玄然麓得文意輒順所聞為之注解

略記成言述而無作辭雖下謙也有本者

謂親承什公君閑下瑤本云詳議取者甚

通

論來問婉美切難為郢人貧道思不關微

查

三

兼拙於筆語且至趣無言言必乖趣云云不

已上竟何所辨聊以狂言示訓來肯爾

郢者州名莊子略云郢人堊漫其鼻端薄

如蠅翼使大匠斲之匠者乃運斤成風斤

下堊盡而鼻不傷郢人亦立不失容意謂

斷者雖妙而承者尤難以喻公之難美而切當譬匠者妙斷論主答之難如郢人蓋謙爾云云者言說也言多養真故云爾也聊以下許也

肇論新疏卷第五